

□ 包利民

# 照片里的流年

每个人的心里，都会有一种在岁月中留下痕迹的渴望，于是，很多人对照片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快门按动的瞬间，定格的，不只是一个刹那的微笑，更是年华里的一声足音。

当长长的岁月渐行渐远，当泛黄的照片罗列眼前，却是一种带着伤感的回望，透着幸福的沧桑。

曾经在老家的木箱里，翻出一叠古老的

照片，积满了尘埃，那些黑白的画面，一如那段时间模糊的岁月。照片中的男女那么年轻，一种时光掩不住的激情。那是我的祖父祖母，从记事起，他们就是垂垂老矣，何曾知道，他

们也有过如此青春的容颜。是啊，看着自己儿时的留影，也是有着太多的慨叹，那样的时刻，如隔河遥望，那一片不可碰触的年华，圣洁遥远。

很早以前，别说在祖父年轻时，就在我自己的童年，照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是在某些特别的时刻，才会请人来照相。那时，照相是一件新奇的事，也是一件大事。所以，在镜头前，紧张而兴奋，而正是那些生涩而僵硬的形象，最为让人怀念。甚至可以清晰地想起当时的种种细节，包括那一瞬间的心境。

那时的照片，时间跨度很大，相隔最近的两张，也要半年以上，而相隔远的，可以是几年。那些没有照片留下的年月，即使有难忘的时刻，也是不甚明了，如河流中没有浪花的一

段。每一张照片，在回忆里，都固守在某一点，细细地凝望，那一点上，便会辐射出太多的情节，如那片不可碰触的年华，圣洁遥远。

如今，相机早已不知更新了多少代，各式各样，数码相机已走进千家万户。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每一天，都可以留下太多的刹那。漫长的成长，匆匆的岁月，可以被分解成无数凝固的瞬间，不必担心被时光漫染。如今的照片，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与电脑之中，再无泛黄之忧。只是，再清晰再持久的照片，也无法擦亮蒙尘的昨日。

万分怀念曾经的底片，那时常常拿着那些暗而薄的胶片，对着阳光细看，分辨着上面

朦胧的影像。那时不会想到，终有一天，所有的一切，都会变得朦胧，欲辨无方。

人们常说，当一个人愿意经常翻起相册时，心境就开始变老了。前路无多，便有了回忆的空间和时间。每一张照片，都承载着太多的厚重，一如岁月在心，一种沉默的寂寞。

一个人的一生，也许可以用几张特定的照片来概括。满月照、百天照、周岁照，然后学坐生照，身份证照，结婚照，一直到最后的遗像。尘埃落尽，枝枝蔓蔓折尽，生命竟也可以如此简单明了。

那些照片，承载了太多的岁月流年，也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沧桑变迁。情之所系，非只是那一纸方寸，更多的，是寸心间的所思所感。所以，岁月才会如此多愁，又是如此多情。

说的，简单得让人想忘也忘不了。

这两个人是我母亲的同事，也算是我的街坊，当年在大凉山深处，一所学校里就有这么多奇人奇事，真是世界上幸福的人都是同样的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故事，在生活的底层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动而不平常的故事。只是我，也许还有我们，离它们越来越远了。面对着门的邻居，我们也许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这是一种安宁，互相的尊重，也是一种平淡，淡得像电梯间浅浅的一笑。同事也是如此，上班在一起，下班各东西，这当然是一种进步，不再运动和战斗了，也就不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故事，但它在笑容和问候的后面，在礼节性的会议室年终总结背诵。浮在上面的是规定性的动作，开会、签到、写一千字的总结。还有今天，新领导到了，寒暄、握手、读简历、介绍政绩、套话和平庸的微笑。真让人乏味！不过，也许，这也是一种代价，互相尊重，保护隐私也保持距离，生活变得平淡而安宁。于是，我们都成了电视剧的街坊和同事，因为，生活如果没有故事，还能叫生活吗？

对了，作家们讲的老话“深入生活”，故事在生活的深处，那么，从哪儿深下去呢？从敲邻居的门开始，还是拿着个本坐在会议室采访先进事迹开始……



## 老家的五棵古树



我的老家在陕南一处偏僻的大山里。

老家的院子规模不小，依山而筑，面南背北，接屋连廊，被高大茂密的树木、竹林包围着。我姑姑说，她小时候，在院子外不远的地方是看不见房屋的，每到春暖，桃李杏争奇斗艳，满川溢香。父亲说，秋天时，熟透的果子地上能落一层都没人拾。由于森林大，风水好，每年南飞的仙鹤总要在后山的大树上歇脚数天。

我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，可惜连这些原始森林的影子都没见过。父亲说，1958年大炼钢铁，成片的森林被砍了烧炭，山就渐渐秃了，老家院子全裸露了出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大院周边的树木还有零星存在，只是又矮又稀，已不能称做森林了，只有五棵特别高大的古树伴过我的童年。

客居他乡多年，这五棵老树却愈

愈浮愈现，经常不由地从记忆中冒出来。

老家大院西、南、东三面是用青石条砌起的高高的石坎，三面都有人行的宽阔石阶。西南角上正好是一棵梭络树，石台阶就在巨大的树冠下。这是五棵树中最小的一棵，却是离我童年最近的一棵。说是小，估计树龄也有数百年了。树是两株孪生一体，树根盘龙错节丈余高，护起院子的一角。

院子西头是整个院子视线最好，也是夏天最凉爽的地方。夏天的中午，大人小孩常端了饭碗，在树下边吃边谈天说笑。农闲或院里人家有亲朋来时，人们总爱聚在这里。我记忆最清楚的是，我的几位姑姑回娘家就打这里上来，打这里走。来时，奶奶拄着拐棍早早在树下张望，见了谁都高兴地打招呼；送姑姑走时，别人都回家了，奶奶还在台阶上坐着，抱着拐棍流泪。

树下更多的是热闹。我上小学时，晚上常常和小伙伴到树下来，住在树边的房檐嫂子老哄我们给她唱学校里的歌。那时老家很穷，多数人家连简易的纸广播都挂不起，因此唱歌是件很快乐的事。大人们有时也打牌玩，那时大家都穷得叮当响，绝不带彩头，为了体现输赢有别，就让赢得最多的一个穿棉袄、背背篓，再压上石头，坐在树荫下暴晒。其余的人围一圈看热闹，受罚的人越汗流浃背，大家越高兴，也包括受罚者本人。

我在县城上高中时，每学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有一次回去，猛然发现树的一株被砍去了，硕大而完美的树冠突然缺了一半，特别是半人高的树桩露着刀砍斧剁的痕迹，看了特别不舒服。而现在随着青壮年纷纷外出谋生后，树下的热闹不再有了。

第二棵是棵大槐树，大概是五棵中最魁梧的，长在院子南端吊楼下的斜坡上，树龄可能有上千年，我年迈的大姑说它都“老成精”了。大姑经常说起这棵老槐树，她说她小的时候，树上有了精怪，偶尔干点坏事，方圆几十里的僧道都来作法驱赶，可斗不过它，只好哄着它，最终是一个云游的高僧驯服了它。我半信半疑地听着这故事，觉得特别有趣。

可惜我没有亲眼见过这棵槐树站立的雄姿。我只见过树根部最粗的一段，因为太粗了，一般刀斧锯不能奈它何。树干躺在地上也有两人高，躺得时间久了，树心烂了个洞，我们经常爬上去，爬上爬下，树干被我们磨得光亮。后来生产队不知从哪弄来了很大的板锯，就着它躺在地上，在尚未腐烂的外层解下一块块宽大的板材来。我不记得锯是怎样拉的，只模糊记得两侧各搭了一个楼梯，人要站在梯子上拉锯。

在这棵树的东面，也就是院子的东南角，靠沟边上，也是一棵高大的槐树。我们院子落

差很大，树在院子高处的下方，站在院子后面的山坡上，仍然可以见它高耸入云，想起来可能有十几层楼房那么高。这种槐树虽异常高大粗壮，树冠并不特别大。

在我刚有记忆的时候，生产队大概是穷极了，要砍了这棵树卖钱。那是个大冬天，队里组织了一帮人，从树的两边同时砍。那是专门砍大树的斧斧，一斧下去，斗大的木块往外卖。为防止树倒下砸了院子的瓦房，队里用导火索、牛皮绳绑在树上往另一边拉。树一直从白天砍到天黑，我们小孩开始一直在看热闹、捡木渣，天黑时熬不住睡回家了，睡到床上才听到那树轰然倒下。第二天，就见它倒下的身躯跨过一条大沟，像一座大桥一样。后来，父亲还买了两块厚厚的板材，那真是难得的好木料，两尺宽、半尺厚，木质均匀纯净，一个疤痕都没有。

我猜测，祖先之所以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山里选择了老家这块地方，一定是看中了这里特殊的风水。说来也怪，在十多里长的整条川里，只有我们那个生产队古树多，而且在村子上下各有一棵正好是与邻队的分界。下方的一棵也是连体孪生，在一个缓坡上。这个地方叫三光殿，殿可能在解放后被夷为平地了，只剩下名不副实的地名，树可能就长在三光殿旁边。这两棵花栎巨树，过去的过去从树根经过，人们到这里总要歇歇脚的，那树根伸出去护着整个山坡，以致多少年也没有垮塌。我们从树下过，总是禁不住昂头张望，觉得两棵树好像在高高的天空比翼双飞。后来老家修公路，挖光了树根护佑数百年土，一边的根也被斩得七零八落，但老树依然坚强地矗立着。

这棵古树的命运最后断送在了公社干部的手上。公社干部人手多，一年烧水做饭要用大量的柴。本来公社将我们院子后最好的一块林子划去了，可干部们没人砍柴，就供了炸药将这古树做了做柴烧，好像这棵树供他们烧了两年之久。这是我刚上小学的事。之后，我们上学再找不到树荫了，高高的土坡不停地塌下来，每到雨天，公路都为之阻断。

最后一棵树的死于非命，是最痛心的事。它站在队里上方与邻队交界处，估计在这站了不下千年。我在长白山见过当地人引以为豪的“红松王”，也在黄帝陵见过千年古柏，但比起老家的这棵古树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这也是一棵花栎树，树干要十几人合围，露在地面的根如果不是因为弯曲，简直就是一棵棵倒在地上的大树，根向四面八方伸展着，紧紧地贴着地面，罩住了整个山包。

令人敬畏的是它美妙绝伦的树冠，近看枝繁叶茂，一根根巨大的树枝平平地向四周伸开，主要的上十根大枝都是要两人才能合围的，最长的有四五十米，风一吹，大树发出一种厚重但并不大的吼声，真是威风凛凛却深藏不露。远看，它正好站在村西高高的山冈上，“亭亭如华盖”就是专门形容它的，不过它的“盖”太大了，遮住的地方相当于城市里一个中等的广场。

但这棵古树在队东头那棵被炸之后，又跟着成了公社的柴火。古树太老了，木质坚硬得像石头，树又粗壮得无法下斧，公社就用炸药从树枝一个个地炸，每炸一个枝子就够公社烧半年，枝子炸完了，再树干，最后是树根。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。我从小学到高中，就一直记得那树皮翻肉绽、筋断骨裂地刺向天空，像在暴怒地控诉。直到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正午，人们都在热热闹闹地过年，忽然一声轰然巨响，大地随之震动。院里人一片喊声：“大花栎树倒了。”几年前我回去，那个山包早成了削得很低的田地了，可脑海里那树冠和路人的脚印，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梦。

我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了，听老家来的人讲，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后，山坡上的树木长得很快，过去裸露的土地、岩石都轻易看不到，尤其是夏天，无论下多大的暴雨，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发山洪了。不过，想起那五棵参天古树，心中就无限痛惜，这种大自然遗珍可不是几十年、几代几辈能恢复的。

人过四十过半，少年的豪情这时候开始归于平淡，山文化的底蕴似乎与生活发生

了变化，那些黑白的画面，一如那段模糊的岁月。照片中的男女那么年轻，一种时光掩不住的激情。那是我的祖父祖母，从记事起，他们就是垂垂老矣，何曾知道，他

们也有过如此青春的容颜。是啊，看着自己儿时的留影，也是有着太多的慨叹，那样的时刻，如隔河遥望，那一片不可碰触的年华，圣洁遥远。

如今，相机早已不知更新了多少代，各式各样，数码相机已走进千家万户。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每一天，都可以留下太多的刹那。

漫长的生长，匆匆的岁月，可以被分解成无数凝固的瞬间，不必担心被时光漫染。如今的照片，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与电脑之中，再无泛黄之忧。只是，再清晰再持久的照片，也无法擦亮蒙尘的昨日。

万分怀念曾经的底片，那时常常拿着那些暗而薄的胶片，对着阳光细看，分辨着上面

朦胧的影像。那时不会想到，终有一天，所有的一切，都会变得朦胧，欲辨无方。

人们常说，当一个人愿意经常翻起相册时，心境就开始变老了。前路无多，便有了回忆的空间和时间。每一张照片，都承载着太多的厚重，一如岁月在心，一种沉默的寂寞。

一个人的一生，也许可以用几张特定的照片来概括。满月照、百天照、周岁照，然后学坐生照，身份证照，结婚照，一直到最后的遗像。尘埃落尽，枝枝蔓蔓折尽，生命竟也可以如此简单明了。

那些照片，承载了太多的岁月流年，也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沧桑变迁。情之所系，非只是那一纸方寸，更多的，是寸心间的所思所感。所以，岁月才会如此多愁，又是如此多情。

说的，简单得让人想忘也忘不了。

这两个人是我母亲的同事，也算是我的街坊，当年在大凉山深处，一所学校里就有这么多奇人奇事，真是世界上幸福的人都是同样的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故事，在生活的底层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动而不平常的故事。只是我，也许还有我们，离它们越来越远了。面对着门的邻居，我们也许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这是一种安宁，互相的尊重，也是一种平淡，淡得像电梯间浅浅的一笑。同事也是如此，上班在一起，下班各东西，这当然是一种进步，不再运动和战斗了，也就不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故事，但它在笑容和问候的后面，在礼节性的会议室年终总结背诵。浮在上面的是规定性的动作，开会、签到、写一千字的总结。还有今天，新领导到了，寒暄、握手、读简历、介绍政绩、套话和平庸的微笑。真让人乏味！不过，也许，这也是一种代价，互相尊重，保护隐私也保持距离，生活变得平淡而安宁。于是，我们都成了电视剧的街坊和同事，因为，生活如果没有故事，还能叫生活吗？

对了，作家们讲的老话“深入生活”，故事在生活的深处，那么，从哪儿深下去呢？从敲邻居的门开始，还是拿着个本坐在会议室采访先进事迹开始……



## 我的农民工兄弟

春节的鞭炮声还没消失  
你就从自留地里直起腰  
解开牵着衣角的小手  
躲过双亲浑浊的目光  
把梦想揣进空空的行囊  
沿着责任田的小径  
在城市边缘的工棚里落脚

你是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候鸟  
在季节的夹缝里  
追寻梦想的暖巢  
你惯于在田埂上行走的脚  
在城市的脚手架上舞蹈  
你惯于侍弄庄稼的手  
用泥刀刻下365天的辛劳

当大楼与大楼开始茁壮  
你却被一点点压弯了腰  
当城市与城市开始辉煌  
你却疯长着胡须和衰老  
枕着城市的月光  
你的梦里却只有炊烟袅袅  
每一次趁着夜色温柔地抵达  
才有一丝微笑涌上你的嘴角



上当往往不是因为别人太狡猾，而是自己太贪心。

漫画/赵春青

## 池塘的酒窝

下雨了，孩子忽然向门外跑去。妈妈急忙拦住他：“到哪儿玩去，没看到外面下雨了吗？”

孩子一面朝门外挣，一面说：“我要去看池塘的酒窝。”

妈妈说：“酒窝只有人才有，池塘怎么会

有酒窝啊！”孩子说：“有，我往池塘里扔东西的时候，池塘就有酒窝了。”

妈妈一听笑了：“那是水花溅起的波纹，

不是酒窝。”

儿子分辨说：“就是酒窝，就是酒窝。”

妈妈听了，心里忽然一动，说：“宝宝说得

很对，妈妈错了，池塘是有酒窝的。”

儿子说：“下雨的时候，池塘的酒窝一定

会更多的。我要去看。”

妈妈说：“好啊，妈妈陪你一块儿去看。”

母子俩一块儿打着伞出了门，来到了门前的池塘边上。大雨下得正紧，一串串雨滴从天空落下来，砸在池塘里，水面上果真现出了一个个酒窝。

本报讯 4月10日，由山东省台属联谊会、山东鼎力商贸有限公司主办的“走进太行”——杜中良国画作品展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。

杜中良的绘画艺术属典型北派山水，质直而厚，方峻严整；不以小巧胜，而凭气势出。既有

人到过太行山的无限眷恋。

人过四十过半，少年的豪情这时候开始归于平淡，山文化的底蕴似乎与生活发生

## 以水的方式生存

我喜欢水，水是大地的眼睛。水在有限的运动里获得了无限的生命。

一个北方长大的孩子，最初的爱是奉献给山的。我自小喜欢爬山，从一座山峰到另一座山峰，山上的万物都对我充满诱惑。我喜欢山上的羊肠小道，喜欢攀岩的举步维艰，喜欢和小伙伴们捉蝎子，捡拾和黑木耳一样好吃的地贴着地面，罩住了整个山包。

但这棵古树在队东头那棵被炸之后，又跟着成了公社的柴火。古树太老了，木质坚硬得像石头，树又粗壮得无法下斧，公社就用炸药从树枝一个个地炸，每炸一个枝子就够公社烧半年，枝子炸完了，再树干，最后是树根。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。我从小学到高中，就一直记得那树皮翻肉绽、筋断骨裂地刺向天空，像在暴怒地控诉。直到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正午，人们都在热热闹闹地过年，忽然一声轰然巨响，大地随之震动。院里人一片喊声：“大花栎树倒了。”几年前我回去，那个山包早成了削得很低的田地了，可脑海里那树冠和路人的脚印，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梦。

我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了，听老家来的人讲，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后，山坡上的树木长得很快，过去裸露的土地、岩石都轻易看不到，尤其是夏天，无论下多大的